



主辦機構：



This project is commissioned by the HKADC. 香港藝術發展局全力支持藝術表達自由，本計劃內容並不反映本局意見。

【專題】金庸側記



▲ 武俠小說泰斗金庸（一九二四至二〇一八）。（明報月刊資料室）

編按：今年是武俠小說泰斗金庸（查良鏞）先生誕辰百年，香港及各地都有不同類型的紀念活動，《明報月刊》亦於今年三月號組織了「俠之大者」特輯，反應良好，其中有意猶未盡、觸發共鳴者，相繼投來作品，不乏新內容與視角，組織起來，側寫金庸，圖拼神貌。本版主編潘耀明綜談金庸的國際影響力和文學成就，特別點出其魅力長新的中華文化情懷。金庸筆下的美人着實何以如此吸引人？學者賴慶芳精心引文分析，破解當中之謎。當代雕塑家陳建華漫談為金庸塑像的心路歷程，以及他與金庸之神交。「整個過程中，韋小寶都是被外界牽着走，他不過為自保，而主動去適應、化解，終於因禍得福。這樣的人能叫大奸大惡、無恥下流、可惡可恨嗎？」作家蔣泥細看韋小寶。另「學苑春秋」年輕人同時大談「我與金庸」。方方面面，新知舊雨，共同緬懷一代傳奇大師。

魅力長新的中華文化情懷 —— 潘耀明

金庸作為中國現代武俠小說的巨匠，以其獨特的創作風格和豐富的想像力征服了無數讀者的心。他創造了一個個傳世經典的人物形象，塑造了一個個令人難以忘懷的故事情節。他的作品融合了歷史、傳統文化和浪漫主義的元素，以精湛的筆觸和細膩的情感展現了中國俠客的精神。金庸的寫作特色之一是他對人物成功的塑造。他筆下的角色個個鮮活奔跳、有血有肉，有着豐富的內心世界和獨特的個性。無論是俠客如郭靖、楊過、蕭遙，還是複雜多變如黃藥師、成吉思汗，他們都具有鮮明的個性特點和生動的形象，使讀者們恍然置身於他們的世界，如癡如醉。此外，金庸的作品往往把俠義、愛情和友情融入到故事情節之

中，介於正邪之間，建構浪漫而理想化的情感世界。他通過對愛情的描寫，展現了人性的美好和追求真愛的渴望。他通過對友情的描繪，傳遞了互動、信任和忠誠的價值觀，這些情感元素不僅使作品充滿了感染力，也讓讀者在閱讀中感受到了深深的共鳴。金庸的作品不僅是一種文學創作，更對社會有正面貢獻和影響。他的作品弘揚了俠義精神，讓人們對於真善美的追求充滿了信心和勇氣。他的作品中反映出的社會問題和人性困境也引起了廣泛的關注和思考，促使人們對社會現實進行反思。與此同時，金庸的作品也體現了超越功利是非判斷的價值觀。他的主角們常常面對着權力的壓迫和不義的行徑，但他們始終堅守自己的信念，勇敢地抵抗邪惡勢力。這種對於自由和正義的追求，不單是金庸作品的主题，更體現了中華民族對自由和平等的渴望。金庸的作品不僅影響整個華人世界，還被翻譯成多種語言，昂然

走向世界。金庸作品的廣泛傳播，不僅為外國讀者提供了解中國文化的窗口，也讓更多的人對中國的歷史、哲學和價值觀有了更深刻的認識，更了解中華文化真正的底蘊。正是因為金庸與他的好友梁羽生的作品所產生的巨大影響，使新派武俠小說成為中國文學的重要組成部分。總之，金庸的國際影響力和文學成就在全球範圍內得到了肯定和讚揚。他的作品不僅叩動許許多多讀者的心，更展現中華文化情懷，將中國文化的價值觀和美學理念傳播到世界各地，厥功至偉。（本文為中國作家協會主辦「俠之大者：魅力長新的中華情懷」金庸百年誕辰紀念座談會發言摘要。）（作者為香港作家聯會會長、《明報月刊》榮譽總編輯、本版主編。）

金庸的審美觀與筆下的美人

● 賴慶芳

金庸筆下的美人何以吸引人？筆者認為有兩點主要原因：**美人各有美態、個性**

第一，雖然同是描寫美貌女子，美人卻各有美態、各有個性，令讀者印象深刻，也令人念念不忘。在芸芸眾多美女之中，令人印象深刻及熟悉的，可數《射鵰英雄傳》黃蓉，《神鵰俠侶》小龍女，《倚天屠龍記》趙敏、周芷若及黛綺絲，《書劍恩仇錄》香香公主等等。黃蓉的美是「猶如仙女」。小龍女的美是「面容秀美絕俗」。趙敏之美是「十分美麗……帶着三分英氣、三分豪態，同時雍容華貴」。周芷若的美是「容顏秀麗」，約莫十歲開始已是「絕色的美人胎子」。黛綺絲的美是「容色照人，明艷不可方物……真勝如凌波仙子」。香香公主的美是「美艷無匹，光采逼人……從畫中走下來一般」。

其他美人同樣絕色而各有特質，如霍青桐是「秀美中透着一股英氣，光彩照人」，且「麗若春梅綻雪，神如秋蕙披霜」。楊不悔「算是個美女」，但被趙敏比下去。殷離是「清麗秀雅，容色極美」，而小昭是「桃笑李妍」，像晨露中的芙蓉。張無忌評小昭：「將來長大了，一定美得不得了。」

多感官描繪 同而有異 異而共通

第二，金庸描繪的美人能滿足讀者視覺、聽覺、嗅覺、觸覺及心靈的感覺，是立體而多面的，同而有異，異而共通。小說中的美女雖有不同美態，卻有着不少共通特質，讓人窺探金庸的審美觀點：

視覺上的青春之美——黃蓉與郭靖初次見面是「約莫十五六歲年紀」。小龍女出場時是「看來約莫十六七歲年紀」。長大後的周芷若、殷離皆「約莫十七八歲年紀」。香香公主略絲麗「雖只十八歲，但美名播於天山南北……」霍青桐大約「是十八九歲」。此種由十五至十九的歲數，承傳古代「十五頗有餘，二十尚不足」的審美標準，青春就是美，千古以來不變，所謂「少女十八無醜婦」。

視覺上的雪白之美——以白為美明顯是古代的審美標準，金庸筆下的美人亦不例外。黃蓉雖用煤炭抹黑臉容扮乞丐，但「頸後膚色卻是白膩如脂、肌光勝雪」；兩行淚水為她洗去煤黑，「露出兩道白玉般的肌膚」。趙敏「背影婀娜苗條，後頸中肌膚瑩白勝玉」。此種冰雪肌膚幾乎見於每個美人。小龍女有「白玉般的纖手」，以局部暗示其雪白膚色。王語嫣等美人皆「粉裝玉琢」，以白玉比其美。

金庸對雪白的愛好，幾乎見於每本小說。黃蓉以女裝登場時，穿的是白衣，「長髮披肩，全身白衣，頭髮上束了條金帶」。小龍女一身白衣，「秀美絕倫，身上衣衫亦是皓如白雪，一塵不染」。《神鵰俠侶》寫小龍女：「那少女披着一襲輕紗般的白衣，猶似身在煙中霧裏，看來約莫十六七歲年紀，除了一頭黑髮之外，全身雪白，面容秀美絕俗，只是肌膚間少了一層血色，顯得蒼白異常。」

香香公主亦是「白衣少女」，作者以陳家洛角度述「那白衣少女已站起身來，正輕飄飄地走向火堆」；又云「碧綠的清水從她白如凝脂的腳背上流過……淡淡的光照在她白衣之上」。同是白衣，黃蓉是恍若仙子，小龍女是潔若冰雪，踏雪而來的香香公主則是仙子下凡。以白為美，自古已然。

視覺上的明眸之美——金庸筆下的美人，各有不同美態，連眼睛亦有不同特點，帶着不同氣質與個性。黃蓉「眼珠漆黑，甚是靈動」，配合其冰雪聰明、古靈精怪的個性。殷離是「兩道清澈明亮的眼光」，似有洞悉一切的睿智。小昭是「明眸皓齒」，流淚時美艷動人迷倒張無忌：「晶瑩的淚水尚未擦去，海水般的眼波中已盡是歡笑。」小昭「眼中柔情無限，實非作偽」令張無忌「心下又怦然一動」。霍青桐則是「雙目晶晶，月射寒江」，她與香香公主「兩位絕世美女……經玉光一照，尤其明艷不可方物」。美人擁有誘人秀目，唯獨小龍女美目如寒冰，楊過初時也不敢逼視：「與她目光相對……神色間卻是冰冷淡漠。」小龍女看眾道士的目光是「澄如秋水、寒如玄冰」，令他們「不禁心中打了個突」。當小龍女「秀眉微

蹙」，要求楊過坐到身邊去，楊過見「她生氣的神情，心中怦然一動……真教他為之粉身碎骨也是甘心情願」。香香公主擁有燦爛星眸，她「一雙像天上星星那麼亮的眼睛凝望過來」，陳家洛「心覺凡人必無如此之美，不是水神，便是天仙了」。

話聲清脆柔美 沁人幽香

聽覺上的聲線之美——金庸筆下的美人幾乎皆有清脆柔美的聲音。郭靖因為「從小聽慣了江南口音」，聽黃蓉說的「正是自己鄉音，很感喜悅」；江南口音以溫柔婉約聞名。作者寫小龍女出場是「帷幕外一個嬌柔的聲音」，說話的「語音嬌柔婉轉，但語氣之中似乎也沒絲毫暖意」。作者又以一燈大師的角度描述小龍女：「聽她話語溫柔，而且心情平和……不禁一怔。」打扮成男裝的趙敏「話聲清脆，又嬌又嫩」。香香公主的聲音似乎是「天上傳下來的聲音……清脆的聲音清清楚楚……」

嗅覺上的幽香之美——金庸述郭靖在「黃蓉輕輕靠在他胸前」時，「只覺一股甜香圍住了他的身體，圍住了湖水，圍住了整個天地，也不知是梅花的清香，還是黃蓉身上發出來的」。寫張無忌聞到趙敏「身上少女氣息，加上懷中的花香，不禁心神一蕩」。當兩人距離極近之時，「只覺她呼吸急促，吐氣如蘭」。又述張翠山穿上殷素素的衣袍，「袍子上一縷縷淡淡的幽香送入鼻端……心神一蕩，不敢向她看去」。

金庸筆下的略絲麗，更是全身透着天然幽香。陳家洛坐其身旁，感覺「一陣陣淡淡幽香從她身上滲出，明明不是雪中蓮的花香，也不是世間任何花香，只覺淡雅清幽，甜美難言」。他心中疑惑：不見她搽脂粉，何以如斯香？但「世上脂粉之中，又哪有如此優雅的香氣」，他因此神魂顛倒。香香公主說話時「吹氣如蘭……幽香更是中人欲醉」。當香香公主偎倚着陳家洛時，他只感到「淡淡幽香傳入鼻端，神魂飄蕩，真不知是身在夢境，還是到了天上」。香香公主「生有異徵，多日不沐，身上香氣卻愈加濃郁」。她為警示陳家洛不可信乾隆而自盡，「將短劍刺進了那世上最純潔最美麗的胸膛」。陳家洛將香香公主的墳墓撬開，亦只「聞到一陣幽香，眾人都吃了一驚，墳中竟然空無所有」。美人氣如蘭，生死自幽香。

肌膚柔滑 純真專情

觸覺上的柔滑之美——美人肌膚如雪，膚之柔滑可見。金庸用男性的角度描述女子的手臂、細腰等等，例如以郭靖的角度述寫黃蓉手掌的軟嫩：「只覺她手掌溫軟嫩滑，柔若無骨，不覺一怔。」又如寫張無忌「抓住了趙敏右手的四根手指。她手指滑膩，立時便要溜脫」，當「一碰到她溫膩柔軟的足踝，心中不禁一蕩」。

心靈上的純真之美——金庸似乎十分鍾愛女子的天真純淨，他描述黃蓉的天真，是舉止神態：「聽郭靖說到得意處不覺拍手大笑，神態甚是天真。」寫小龍女的天真，則是由內至外的：「見小龍女一派天真無邪，料定不會撒謊。」香香公主則有無邪的外貌、純真的內心。陳家洛「見到她天真無邪的容顏……是這麼美麗，可是又這麼純潔」，「見她說話時天真爛漫，毫無機心」，多次以為她是仙子下凡。

外表的天真純淨之外，內心的純情專一更是金庸所追求，故其筆下的美女，大多對情郎痴情專一，不離不棄，甚至不惜生命、財產或名譽，追求或維護意中人。如紀曉芙不受掌門之位的誘惑，寧死不殺情郎楊逍；香香公主為救陳家洛而自盡；而黃蓉與郭靖相識不久就已表明生死不渝：

黃蓉低聲道：「要是你遇上了危難，難道我獨個兒能活着麼？」郭靖心中一震，不覺感激、愛惜、狂喜、自憐，諸般激情同時湧上心頭，突然間勇氣百倍……天下更無難事……

又如趙敏拼死救張無忌，卻因吃醋而不想活命：謝遜嘆道：「你出全力相救張無忌，當然很好，可是又何必拼命，又何必拼命？」

……趙敏哽咽道：「誰叫他這般情纏綿的……抱着……抱着殷姑娘。我是不想活了！」……張無忌聽了趙敏這句話，不由得心神激蕩。

金庸的武俠小說精彩萬分，眾美人各具個性，千嬌百媚而立體，讓讀者念念不忘，也令讀者不論男女愛不釋手。

（作者為香港大學碩士課程講師。）

【學苑春秋·學府點滴】我與金庸

● 廣州暨南大學 李曙冬

我看金庸的創作

小時候不太明白，為什麼大俠一出場都是應聘似的唱跳，不是全真七子，就是武當七俠，要麼江南七怪。但是，堅定的喜歡七子和七俠，因為他們統一著裝和髮型，樸素但顯得幹練，功夫名字也好聽，不管打不打得贏，互毆之前先把天罡北斗陣擺起來，就很帥。天遂人願，他們代表正義。來自初代「體制」的魅力。至於「七」的懸念，長大後方才略懂，雖然七子七俠屬社會非營利社團，但是單數比較沒有投票的煩惱（但也沒看到投票當掌門的說法）。感覺參透了金大俠「七」的奧秘。但是七怪湊的什麼熱鬧？不管了，快快長大走進江湖先去峨眉。少年時學蘇軾的《江城子·密州出獵》，每誦讀到「會挽雕弓如滿月，西北望，射天狼。」胸中總是被激發得狂浪激蕩，一思及還有月老，打回原形。那樣瀟灑的豪情，那樣遠闊的心境，如果一定要有一個血肉的形象，應該是圓圓紅日下憨厚郭靖起勢拉滿弓的樣子，那個定格，滿足了我的部分想像，欠缺了恣意浪漫，但郭靖就是郭靖。回到當下，那些雲潮翻湧的江湖舊聞雖然漸行漸遠，但依然是解決生活問題的一個思路。經典難題，他給我們打好了樣。前陣子我導算座下女弟子的姻緣（因暫無掌門之位可傳），我決定把峨眉和武當聯姻的掌故提一提，比起紀曉芙和殷六俠相距一千零二十五公里的婚約，華農華理工都有地緣優勢，靠得近，還能降低被女版楊過截胡的風險。

俠之微末者

● 香港都會大學 沙顯彤

我第一次燃起武俠夢，是十幾歲的時候，看金庸的《神鵰俠侶》。那時最喜歡的角色是楊過，因為他叛逆不羈，總能用智慧化解眼前的危局，他和小龍女的愛情，實在令人艷羨，給未經世事的，帶來了不小的衝擊，我第一次知道，原來世界上真的東西能超越生命。當時我就在想，能寫出這樣故事的人，究竟長什麼樣，擁有怎樣的性格，他的一生是否如筆下的人物，那般傳奇呢？我借來家人的手機，搜索「金庸」這個名字，於是一個和藹、擁有國字臉、露牙微笑的老人家，映入我的眼簾。我繼續翻閱着他的經歷，並為自己，能了解這位傳奇的作家竊喜着。

現在，我已經長大，再翻《神鵰俠侶》已經沒有初見時那種悸動的心緒，因為我知道，俠義、武力能解決的東西實在有限，我們大多數人，都是在時代的螺旋裏忍受生活的蹉跎。

但每當在網上，看見誰被不公對待，看見貪官專橫，百姓遭殃，我依然會按轉發鍵，或者習慣地點幾個讚，增加熱度，我想，這就是對我心裏那個拿起劍就能衝破所有階級與困境的少年，最好的交代了。我們這個年代不需要俠之大者，甚至不需要俠之小者，能做到俠之微末者已經實屬不易了。

我依然愛着金庸，愛着那些經典的俠氣。



香港藝術發展局
Hong Kong Arts Development Council
藝發局邀約計劃

This project is commissioned by the HKADC
香港藝術發展局全力支持藝術表達自由，本計劃內容並不反映本局意見。

我塑金庸

●陳建華

編按：「金庸胸像雕塑的創作不僅是為了紀念這位偉大的武俠小說作家，更是為了傳達和體現他作品中所蘊含的精神內涵……我將倚天劍、屠龍刀和蓋世神功化作一條『意象』圍巾，這樣的設計既體現了金庸作品中的經典元素，又賦予了雕塑獨特的藝術感。」作者漫談為金庸塑像的心路歷程，以及他與金庸之神交。

二〇一八年十月三十日，金庸先生仙逝，網絡滿是祭奠的各種文章和視頻。我決定用自己的方式來表達一份敬意。二〇一八年十一月四日，我在金陵牛首山腳下，完成了「笑看風雲·金庸」泥塑。泥塑創作速度很快，一個下午就完成了「速塑」，沒有小稿也沒有手繪稿，構圖完全在心中自然呈現出來了。手是筆，泥巴為墨，提捏捏塑滿是激情，不可複製也不可再現。

致敬金庸

金庸在小說中創造了很多武功招式，其中乾坤大挪移被認為是其中最有科學思維的，因為他的第一要義就是要激發人體自身的潛力。後面的第二層到第六層則更加厲害，它能夠複製武功，牽引敵人，並且完成借力打力，以及轉換陰陽。雕塑這門藝術與金庸的武俠相通，雕是減，塑是加，在取捨之中激發自我的潛能就如同練就乾坤大挪移的七層心法一般，「每一層的進階都是創新生命力的直觀體現」。

在近百年的生涯中，金庸先生身上有記者、編輯、作家、企業家、社會活動家和政治評論家等多重身份的標籤，金庸的故事中蘊含着深刻的人生哲理和處世智慧，這來自於他不凡的身世和求學、工作、生活情感經歷，更來自於那個情懷激蕩脈搏深刻的時代。

二〇一九年三月十日是金庸先生逝世後的首個誕辰紀念日。十一日下午，由著名文化學者周學先生倡議策劃，一場名為「致敬金庸·逐夢江湖」的雅集在南京梅花山舉行，江蘇的作家、畫家、書法家、雕塑家、崑曲表演家等不同門類、派別的藝術家們匯聚一堂，探討彼此人生軌跡與武俠、江湖的交織。我創作的金庸肖像首次在大眾面前展示，獲得廣泛的讚譽。

二〇二三年八月，我在香港荃灣天龍當代藝術館舉辦了「呦呦鹿鳴 獻瑞香江」致敬金庸的雕塑展，開幕當天眾多文化和文藝大家來到了展廳，嘉賓中不乏金庸先生生前的好友知交。文化大家鄭培凱教授在現場看到金庸銅像之後，對作品給予了高度讚揚，他在現場分享金庸先生與崑曲的趣事時說道：「離崑曲演出開場還有一個多小時，先生就會提前趕來，他說，從港島來九龍塘，怕過海底隧

道會塞車，誤了戲，豈不失算？還有一次我問他，怎麼喜歡上崑曲的？他說，小的時候在海寧，家裏上上下下都喜歡聽戲的，一家大小，到了晚上休閒，都唱崑曲，就像現代人在家裏唱『卡拉OK』，那樣，從小習慣了，就會牽動鄉情，讓他回到無憂無慮的童年歲月。」可見金庸先生對中國傳統文化的眷戀之情了。

笑看風雲的「金庸笑」

金庸胸像雕塑的創作不僅是為了紀念這位偉大的武俠小說作家，更是為了傳達和體現他作品中所蘊含的精神內涵。先生筆下的正義與俠義、智慧與哲理、矛盾與衝突、疏密與留白、寬容與狹隘等等，無法在一尊肖像雕塑上全部體現，但盼望藉着觀賞雕像能產生聯想與共鳴。金庸面部的是笑看風雲的「金庸笑」，是笑傲江湖的笑，是坦蕩淡定的笑。我將倚天劍、屠龍刀和蓋世神功化作一條「意象」圍巾，這樣的設計既體現了金庸作品中的經典元素，又賦予了雕塑獨特的藝術感。這種創新與傳統相結合的手法，能夠更好地傳達金庸的精神世界和他的文學成就。

二〇二四年五月，我受香港文學館邀請參加了金庸、梁羽生雕像的捐贈儀式。潘耀明館長與我分享了金庸先生很多趣事，讓我對「金庸笑」又多了一份認同，而這份感受早在二〇一八年創作金庸先生泥塑的面容上被定格了。

我創作過很多人物肖像，正如金庸先生肖像，我從未見過他們本尊，但早在創作時已與人物神交。懷着這份念想，二〇二四年六月初，從香港回南京之後，我來到金庸先生的祖籍浙江海寧袁花鎮，車駛入先生故里到處可見俠客元素，造俠者淵源何處？參觀完金庸故居之後才清晰的了解到金庸先生身世，江南顯赫的家族正統的家學，是他日後不凡一生和成就的托底。

金庸先生留下的是笑傲江湖的蓋世神功？還是笑看風雲的處世胸襟？答案自在每一個人的心中！

（作者為中國當代雕塑家，雕塑作品多次入選國家藝術基金、江蘇省重大歷史題材美術創作等項目。）



▲二〇一八年十一月，陳建華與金庸泥塑合影。（陳建華雕塑工作室提供）



▲二〇二四年五月，（左起）潘耀明、劉詩昆、陳建華於捐贈儀式上為金庸雕像揭幕。（陳建華雕塑工作室提供）

我看韋小寶

●蔣泥

大學畢業後，我分去遙遠的西部邊疆，不久考到北京讀研。行前受邀，給同事們講課，預告早早打出，聽說我講的是金庸後，人人爭先，擠了滿滿一屋子。可見得金庸先生巨大的影響力，無所不在——即使是文化荒漠地帶，也有讀金庸小說，或者看先生電視劇的。

我站上講台，一邊講，一邊信手在黑板上畫出一張關係圖，講的是《鹿鼎記》，介紹它的結構——幾大敵對勢力「爭天下」，無所不用其極。而幾大勢力倚重的唯一「棟樑」，又都是男主角韋小寶。

有哪些勢力呢？一個是佔有天下的康熙皇帝，一個是反清復明的天地會，一個是羅剎國，一個是勾結羅剎國和吳三桂的神龍教。

康熙八歲登基，寶座不穩，身邊有大臣鯀拜妄圖攪權，需要幹掉；又有神龍教派來的假太后，行走後宮、濫殺無辜，必須剷除。

朝廷之外，最大的造反勢力是平西王吳三桂，康熙知道他不安分，擁兵自重，但不想讓他過早爆發，得盡量拖住吳三桂；台灣的鄭家，也有和吳三桂聯手之嫌……國外，另有羅剎國等群狼，虎視眈眈。

民間是天地會，總舵主陳近南看好韋小寶的身份——康熙身邊第一紅人，收為徒弟；而崇禎皇帝的二公主九難，女弟子是李自成、陳圓圓的女兒阿珂，男弟子是韋小寶。他們都想殺康熙。

韋小寶周旋於這些不可調和的敵對勢力之間，不說遊刀有餘，起碼也是得心應手的。因為他的見風使舵、兩面三刀、吹噓拍馬、玩世不恭的品行，和這片土壤契合。換成是郭靖、楊過、令狐沖、喬峯、張無忌，則斷斷不行。

韋小寶是十足十足的小流氓，大俠在流氓面前，黯然失色。試看陳近南，武功高強，肝膽照人，可惜毫無眼力、一味愚忠，明知二公子鄭克塽心術不正、圖謀不軌，對身為「世子」的女婿鄭克塽是一大威脅，卻依然放虎歸山，臨死都不讓韋小寶殺掉這個禍害，以至於女婿鄭克塽被篡位、謀殺，女兒也殉死。再看大儒顧炎武、黃宗羲，最後親自拜訪，游說韋小寶取康熙而代之，他們輔佐他。不愧是讀書人，他們一定是從史書上發現，農民出身的開國君王，歷來都是大流氓，自己不是，韋小寶差可比擬，否則就不會勸諫了。韋小寶卻知道皇帝有多辛苦，擔負多少風險，不自由、不自在，哪有他逍遙？再說了，即使恢復大明江山，朱家那些當過皇帝的人，有比康熙幹得好的嗎？讓韋小寶背叛康熙，就叫他背叛陳近南一樣，得不到任何好處，壞處卻一堆，腦袋隨時會搬家，傻蛋才幹。

這不啻是對大儒們的辛辣諷刺——應了「百無一用是書生」的古訓。

韋小寶是那種運氣爆棚的人，他能通吃天下，也是由於自小和康熙結下的友情，去掉這層關係，他什麼都不是。如此背景，深不可測，誰不想借力？

韋小寶在生活中，能找到一些「原型」。寫《鹿鼎記》時的七十年代，金庸如日中天，無人不敬佩，儼然康熙，身邊不乏伶俐乖巧、口舌便給、出謀劃策的部屬，很得他的賞識。他們以信義相交，多數時候心意相通，事業上彼此成就。從某種程度來說，這樣的關係類近於康熙和韋小寶。加之其他朋友的某些品性特徵，如倪匡的油滑愛動、嘻皮笑臉等，都拿過來，豐富了人物形象。

金庸亦是那種講義氣、為他人兩肋插刀的人，不說別的，單從他中學、大學打抱不平，幫助同學繳學費等，即可見一斑。這一點，在韋小寶身上，得到完美的融合與體現。

它也是韋小寶唯一受到金庸肯定和讚揚的地方。如同先生在《鹿鼎記》後記裏所寫的：「讀我小說的人有很多是少男少女，那麼應該向這些天真的小朋友們提醒一句：韋小寶重視義氣，那是好的品德，至於其餘的各種行為，千萬不要照學。」

著名學者王學泰先生曾在《遊民文化與中國社會》裏，專章分析天地會和韋小寶，說韋小寶肯定是遊民，連父親都不知道是誰，不在宗法網絡中。

「金庸說他把韋小寶當作反面人物來寫，可是小說通過形象告訴讀者的卻是一個正面的英雄形象。……金庸完全讚美韋小寶，讓他獲得一切成功，讓年輕人嘖嘖羨慕這個。實際上韋小寶如果要在現實中是很可惡的，可是他在小說中和屏幕上那是那麼的可愛，這是很荒唐的。所以像《鹿鼎記》所謂的反武俠小說的危言更甚於其他的武俠小說，說白了如果要把一個流氓的形象推薦給一個年輕人作為生活榜樣的話，不知我們的社會將變成什麼樣子。」金庸小說實際上是一種城市商業文化，作者似乎不太關注他寫的到底是什麼，只關注讀者對什麼感興趣，特別關注從人性弱點出發那種心靈上的隱秘之處。關注什麼，他寫什麼。所以能暢銷。

我覺得王學泰先生的觀點自成一說。韋小寶那樣的性格，其所謂「成功」，往往都很「討巧」，甚至是歪打正着。他是皇帝最喜歡、最倚重的人，如果安於做官，做那種臭名昭著的大惡人，那他條件足夠，要什麼有什麼。但他對所有的朋友講義氣，上下左右地討好，極力在許多不共戴天、爭天下的勢力之間搖擺和遊走，搞平

衡；直到幾大勢力繞開他，赤膊對陣，他控制不住，也得不到好果子了，才溜之大吉。

典型的像被抓去神龍教，本來他是「俘虜」，換一個旁人，下場可想而知；到了他身上，卻逢凶化吉，靠的是機靈和大拍馬屁，竟得到教主大人信賴，委以高位、重任；一旦他脫險，又鼓動皇上為江山社稷考慮，率「海軍」炮轟神龍島，連教主夫人都騙上了手。

這一出手，神乎其神，讓所有讀者出乎意料、傾倒、服氣，恐怕韋小寶自己都想不到。因為整個過程中，他都是被外界牽着走，他不過為自保，而主動去適應、化解，終於因禍得福。這樣的人能叫大奸大惡、無恥下流、可惡可恨嗎？從自保的角度看，完全談不上。他的所有的表現，出於一種強烈的求生本能。

我們無法痛恨這種本能，也就不能痛恨這個人。相反，我們常常是會心一笑，感到過癮、痛快，對那些不久將被他玩弄於股掌、剛復自用、跋扈狂妄之流搖頭。

看來，讓我們嫌惡的不應該是韋小寶，而是那些權力欲極強、勾心鬥角、日夜想當皇帝，為上位瘋狂壓榨、驅使他人，視他人為草芥的痞子政客。

韋小寶恰恰是沒有什麼權力欲的，也沒有多大野心，他更不是什麼英雄，而只是居功不驕、功成身退，在「朕即天下」的專制皇權社會，做到了「最佳」。我們還能奢望什麼呢？他那些歪打正着的招數，無敵於天下，能不叫人歎息，並有所敬畏、深思——這是一個什麼樣的世道，才讓如彼混混暢行、吃得開？

《鹿鼎記》最後一節，韋小寶帶着夫人、兒女回到揚州麗春院，私詢母親韋春芳，自己的老子究竟是誰，更富深意。當年，韋春芳長相標緻，每天接好幾個客，懷上韋小寶之前，既接過漢人，也接過滿人，另有蒙、回、藏，幾乎涵蓋了所有的中國人。血脈相承——這些人都可能是韋小寶的爸爸，那麼韋小寶就成了中國人的象徵或代表。

不過，現實裏韋小寶的那些原型，則都是守法的，在香港這麼一個高度法治化的環境裏，無不在法律允許的範圍內，施行高超的謀略、手法，周旋於業界、商界，結下人氣、人緣，助力金庸為報業打開更寬、更廣的天地。

韋小寶倘生在當代香港社會，定也是這樣的人。

（作者為北京市作協會員、中國作家協會會員。）

更多《明月灣區》內容可瀏覽：

《明報月刊》網站：<https://mingpaomonthly.com/gbaspecials>
《明報》網站：www.mpgba.com > 點選右上方「明月灣區」欄目

